



日本外史拾遺

五

共十三

特別
U5
6978
6



門 05
號 6978
卷 6

日本外史拾遺卷五

江都岡部英晚香

日本古倭奴國唐咸亨後更號日本於東海中最大
有五畿七道三島共一百十五州統五百八十七郡附庸
國百餘其著者曰拘邪韓對瀚海未虛尹都不彌
奴國投馬那摩維秦王國歷代朝貢惟元招之不至
明初未朝後屢寇瀆海州縣其人兇狡好殺黠心面
文身飲會以手藉以櫛葉以躡蹠為恭搓掌為悅
臨喪就屍歌舞戰為蝴蝶陣舞刀直前平原橋



昭和二十九年
五月十日
購求

藤四姓為日本巨族山門曰壽安鎮國山阿蘇山五社
山吾妻島邪摩堆千丈溪土產金銀琥珀水日明水銀
珠青玉絹布貢物有盛鏗刀劍扇教珠落金描金諸
品 陸鳳藻小知錄卷三

倭寇犯吳淞

財帛司 江蘇財帛使司裕國侯姓任環浙山陰人明
季曾為右衛司庫後職任防海倭寇犯吳淞之
庫巡問請封令職 小知錄卷三

長刀

長刀 倭犯中國始以此跳舞而前過之者身多兩折

緣器利而雙用手使用力重故也 小知錄卷八

日本紙

雲肪 紙也 米芾 一曰麥光 嘉坡 方絮 通信 赫蹏者紙

也 班 王羲之用 晉時蕭紙日本國出松皮紙大秦出蜜香
紙扶桑出女皮紙云

側理 南越所獻紙以海苔為之其理縱橫斜側因

名焉武以賜張華卵品日本紙白滑如鏡又名女兒青

微紺 已上二則並小知錄卷九

和蘭

和蘭 自古不通中國與佛郎機接壤聞佛郎機據

呂宋得互市香山墀心甚苦之方曆中忽揚帆漂鏡欲
通貢墀人拒之乃走閩人李錦說以請市於漳海外
有澎湖嶼可呈而守之也遂詐為大泥國王書移閩
當事當事擊錦等論如法遂宥遁歸其人深目
碧瞳長鼻赤髮閩人呼為紅毛番又稱紅彝云舟長
可三十丈樹五桅舵後銅盤大數人往來海道不迷稱照
海鏡奉事天主甚謹役使烏鬼行巨浪中如平地奉
不習戰因中國驅逐始募倭衝鋒所恃惟鏡今紅彝
鏡法盛傳中國佛印林又為帝技矣

外知錄卷三

日本國興兵構譽

第三十五回

日本國興兵構譽 青霞島煽亂殲師

寫吞併暹羅原是倭王久有此意革鵬之未正
合機穀故不覺辭說就許興兵不然倭王豈肯
為他人之事遠然勞師動眾耶

三島都是跋扈之臣李俊踐位後若說他就是這
等順從屈服便不依若說他遠然若動又似過于
孟信今却說革鵬勾結又借日本兵力然後一齊
作亂使各二者之嫌也

若等滅却倭兵三島重復煽亂便要另起爐竈

今寫革鵬勾結就借日本兵來一同舉事便省却
多少筆墨又顯得兵務涉滂之甚別後面諸人建
功更加一倍氣血

若說三島之兵与倭人一齊湮死不特文字革率
而後面之征三島便無意味今寫先破這三島必之
兵放三人走脫然後殲滅倭兵另征三島終好使
諸人分頭建功而派撥鎮守悉用中國之人方是
一勞永逸安放甚好

利于水者不利于火諸葛武侯之燒藤甲軍是
也能耐熱者必不能耐冷朱武之策倭兵是也便

寫出軍師見識甚好

已是破走三島滅却倭兵却便接要出師靖亂
筆墨甚有餘勁不似強弩之末之謂

却說革鵬自金鰲島戰敗回來薩默陀叫他日本國
去借兵因風汛不便耽擱了好幾個日子方纔到得日
本那日本國在大海島中綿亘數千里管轄十二州多
出金銀珍異之物其人雖好詩書古玩却貪詐好殺
又名倭國十二州共有十萬雄兵占居海外那倭王鷲
戾不仁黷貨無厭高麗國与他附近帶過去搶直
每美羅羅繁富之國要來吞併只是無隙可乘這

日報有革鵬來借兵者進來見那倭王坐在錦裯繡
褥之上足有五百人多高四個倭女婆容顏美侍立左右
下面有一百倭丁各執長刀擺在兩旁革鵬跳舞而
拜倭王問道你是那裡人借兵何用革鵬道本是占
城人有五千兵佔住黃茅島那暹羅王馬寶寶真死
後丞相共濟嗣位有宋朝征東大元帥李俊興兵來
奪國帥薩欽陀差人求救我同兄弟革鵬革鵬
領兵去救援不料兄弟革鵬兵數被殺只得收兵
回國又被宋兵圍困兵微將寡恐守不住薩國帥
差我到貴國來借兵若滅了李俊共濟情願心以做

藩臣年久進貢歲來朝倭王道我海邦之邦豈
容中國人佔奪既是這般說我差關白領一萬兵隨
你去必要滅那李俊原來關白是百本大將的官號
取每事都要關白他的意思心不是姓名那關白身
長八尺勇力通人領倭王令旨點薩摩大隅二州之
兵共是一萬戰船三百號祭旗開洋云云忽見報
來黃茅島革鵬要見鐵羅漢連忙迎入相見坐下
革鵬道我兩個兄弟都被李俊所害故此到日本國
去借兵復仇倭王已差關白領兵一萬來了不日就
到你們是共濟丞相心腹之交怎麼不思量與他雪

恨欽羅漢道正與青霓白石二島長商議起兵正愁
 眾寡不敵若得共事又有日本兵來一畫妙了某那道
 但有一事要講過共濟丞相與薩國帥既死日本兵
 未滅了李俊暹羅自然收併日本那今教題島是我
 要駐扎的蠻人不察事勢便云十分擊穩必好笑云却說李太將軍和群
 臣料羅國事云只見水軍都督童威來到說道華
 鵬到日本國借兵倭王遣閔白領倭丁一萬戰船三
 百號已到青霓島未取暹羅某那又結連三島一
 齊煽動兵船不日就到倭國兵到與三島結連只是童威報信中說出省却多少筆墨
 國主須作速準備李俊聽了大驚道我這裡理兵不

滿五千如何抵敵朱武道將在謀而不在勇兵量精
 而不貴多先到海口結一水寨擋住不可使他登陸再
 差以技藝遠近埋伏設計破他是軍帥口氣云只見寫朱武好云只見
 海面上烏雲的擁來都是三島日本的兵船在五里路
 外也結了水寨不出交戰朱武看了道倭情最是好
 詐况且兵多傳令水寨日夜防守表了衝陣闖勝等
 見傳到號令只是謹守一連四五日兩軍並不交鋒
 便古到三更時候舵師叫道船上貴漏了忙把灰麻等
 物去塞住不一行各船上俱是海水滾進有半艙的水
 修塞不住船要沈下去凌勝叫快擡岸都到旱寨

裡大將軍道戰船盡是堅牢的怎的都發漏只得也
扎一寨相望對守原來是閩白的計策一萬倭丁有
五百名黑鬼在內那鬼黑可以晝夜在水中飢餓时就捕
魚蝦生吞活白吐去擊穿船底海水滾進使他扎不
得水寨這是吳山泊上水軍頭領的長技翻被他着
了道兒照應前傳好筆到次早報來閩白革鵬領倭丁北
海上岸把城圍了這暹羅國四面雖然都是大洋
只有南面離海是三十里陸路其餘三面也有百里的
也有數十里的那閩白使黑鬼盡穿穿了海船逼他上
岸水寨中只留鐵羅漢屠嶼余漏天領三島的兵

看守

為後先破三島之兵地步

自同革鵬來圍城李俊是報說

道城中空虛須要進去保守留閩勝等八將守定
早寨這是緊要去處倘他寨裡的兵來攻打遂
同朱武等進城各塚上點兵守住眾將各分汛地將
砲石檣木堆起一近城未即便打下那閩白果然足
知多謀計倭丁張了生牛皮如慢慢的罩着裡面
將城挖掘又造起雲梯飛梯上未留將日夜提防
應接不暇寫閩白真是勁敵李俊着了忙眾將高議道
我等初立國土序尚未暖三島煽亂革鵬借得倭丁
未聞說那閩白計極多倘一時失事戰船皆已擊

漏修整不及那得過得海洋此多葬身之地矣呼延
 鈺道倭丁到此從不交鋒知他強弱何如我們何不
 衝出去与他打一仗看若殺了閻自鎗不足慮矣大
 將軍依言就點王追花逢春徐晟呼延鈺領一千
 兵自己騎了照夜玉獅子馬手提鐵桿鎗開北門殺
 出若不如守到此那北門最是空闊閻自鎗的營寨扎
 在那邊閻自見有兵出城把倭丁擺開呼革鵬帶
 五百倭丁轉到東門乘機攻入計極多革鵬領命去
 了大將軍領眾將出城閻自騎一隻白象盤頭結髮
 手執鐵骨乃木衝殺過來呼延鈺提雙鞭接住戰

未三合那倭丁舉着兩把長刀跳舞而來一寸抵敵
 不住大將軍望後便走兵士亂竄自相踐踏傷了
 好些到得城邊飛馬報來道革鵬已攻破東門了大
 將軍忙退入城果是革鵬曉得城中甚備把飛樓
 架起一擁而上那東門汛地是呼延鈺徐晟兩個守
 的都去城交戰之人守把被他爬上數百燕青卷慶在
 西門間得革鵬上了城頭飛也似趕來見革鵬和
 二百倭丁亂砍守城的兵那飛樓上倭丁蟻附而上
 卷慶慌了拔刀便欲革鵬挺鎗相持卷慶那裡
 敵得住燕青一箭射去正中革鵬肩膀上不是要害

處他也不顧只是趕殺蓋慶正在危多心之際妙在射

仍不肯退便却得花達春呼延鈺往晟三騎馬到來花

達春一戟刺中革鵬咽喉撲地便倒呼延鈺往晟把

倭丁砍殺凌振也趕到架起大砲對飛樓打去倭

丁盡打下去蓋慶鳥下革鵬首級了革倭丁殺得

聲盡方終蓋慶李俊上城喫把革鵬首級挑出號

令倭丁屍骸盡拋城下去另添兵將把守然後下城

到府中商議說道險些兒壞了軍雖然斬了革鵬

關白只不肯退如之何朱武道船雖擊破修整二二

十號起來差關勝等八將把青霞三島的水營衝散

截了關白行路然後破他調度又是寫出李俊傳令關

勝等點閱修理船隻去衝水營蓋慶去逐魏檢閱

尚有二十餘號未經擊破凌勝道水面上交戰火器

必先請凌振出來才好破得表出關使蓋慶去請凌

振一面整頓不多時凌振帶火器到了等到二更去

衝却說鐵羅漢在水寨與屠崆余漏天商議道李

俊大敗革鵬破了東門邏羅唾手可得誰知革鵬被

殺我們三島的兵終日守在此間不能成功今夜且安息

了明日去攻南門屠崆道島長之言有理我們盡醉

一場表早併力殺去取酒來盡量飲痛兵卒亦皆賞

指俱各大醉正在睡夢裡忽聽得號砲連聲爬得起來
各船一付火起閩勝等八將奮勇殺入鐵羅漢屠岸
余漏天不敢交鋒各船一隻只船隻逃回本島三百
戰船燒了一半島兵殺得罄盡先去了他特自便好四路
伏兵聽見砲響也合在一處火獲全勝而後同入城中
啓國主道水寨衝散鐵羅漢等皆已逃去只剩得
閩白與倭兵了李俊等大喜那閩白因革鵬被殺
倭兵攻城的傷了許多銳氣已挫又見島兵新敗沒
了幫手亦未敢就來攻城只是緊圍困有此一頓騰
出工夫方好
使公孫所朱武與李俊等道閩白常恃倭兵尚多若久

留城下倘拚命來攻當他不起我聞倭了極怕寒冷一
見了冰雪如鷄蟲一般動也不敢動只是這炎海地
方那得冰雪公孫勝道待我負道祈一天雪未凍死了
他表出公孫是破倭兵第一只怕罪孽子李俊道倭兵犯
順自取滅亡若被他所破不唯我等永無歸路那進
羅敷百萬生靈都要受他荼毒不單為自己却念及
百萬生靈有此仁心
可哀國請先生便作法求公孫勝就命在坎地上築
一壇按了五方選二十八人手執幡幢分立四方作為二
十八宿天選十二人作六丁六甲之神一童子執爐一童子
子捧劍公孫勝登壇披髮仗劍步罡禮斗林火化符

錄一日似法三寫得到第三日

彤雲變黓黑筋迷漫吼地北風吹散滿林落葉
撲天柳絮雪時堆起瓊瑤鳥羣一哀噪古枯枝
獸隊怒嗥歲土穴指粘皮列不鬼哭神愁寒威凜
結冰漸冷氣蕭蕭連凍雨却似雪害牧豎持節

日藍溪倒馬咏詩時

那雪下了一晝夜足有五尺多高暹羅百姓自古不見
這雪盡皆駭異那倭丁只怕冷不怕熱從未沒有
寒衣况是秋天到的那重當得這般寒冷縮做一團
凍死無數在雪裏閻白想道敢是上天發怒不容

我在這裏下這什麼車水西再過兩日盡要凍死了
遂收兵回去在雪中一步一跌的到南門見戰船多被
燒壞還剩有幾十個在海面上叫黑鬼下海推到岸
邊來那黑鬼可以在水裏過得幾日的只因雪天海水
都成薄冰溜了去如刀削肉一般又凍死了好些推得
船來閻白同倭兵下船誰知公孫勝先已料得又祭起
風來一時間白浪掀天海水沸騰滿船是水寸步也行不
得只好守在岸邊三晝夜風定後海水都結成厚冰
閻白和倭兵都結在冰裡如水日明人一般直僵了凍死
了索性一個不留
方使事足文足

按唐玄宗天寶中，小勃律不貢五色玉，李林甫贊上伐之，勅四萬人兼統諸番兵征之。及逼勃律中，有術者言無義不祥，天將大風矣。行數百里，忽驚風四起，雪花如翼，風激海水成冰柱，四萬人皆凍死。兵士死立者坐者，燿燿可數，唯蕃漢各一人得還。事見名山藏文信用此。

到次日天和日霽，冰凍俱解。大將軍命童威童猛樊瑞揚林四將去看倭兵消息。四將到海岸邊，見閩白倭兵皆枕藉而死，不留一個。若不知此大創，怎保得不來復仇。收有數千把好倭刀，閩白戴的帽子，皆是八寶龍成也。取了

把屍骸拋入海中，戰船還有百多號，并擊破的盡修整起來。那閩白騎的白象，到不死就牽了，未回報國主。各文武俱皆大喜。李俊道：「多虧公孫先生成此大功，從今枕席得安矣。」那革鵬上東門，我戰敗而回，滿証壞事了。不料後得安靖，雖是神天護佑，却是衆弟兄之力。可設宴慶賀。朱武道：「外寇雖除，內患未戢。那青霓三島煽亂，興兵若不剪除，二十四島必然效尤。還須遣將問罪。」朱武志在請，這是個軍師。大將軍道：「兵卒守城辛苦，文武多官亦必皆精神未定，再過幾日出兵便了。」李俊體恤兵將是個國主二人，都寫得好。正是：創造丕基原不易。

欲安樂土豈辭勞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水滸
後傳

卷九第三十五回

振國威勝算平三島

第三十六回

振國威勝算平三島 建三可功異物重遐方

却說閩白倭兵盡皆凍死後來倭王聞得知道天令有歸再不敢來侵犯只是青霞島鐵羅漢白石島屠崆釣魚島余漏天這三島結黨煽亂恐其終久不靖朱武勸國主出師征討李俊就命欒廷玉盧成童威領兵一千戰船二十號征五月霞島閩勝楊林

童猛領兵一千戰船二十號去征白石島朱全真信穆春領兵一千戰船二十號去征釣魚島下號傳令各自整兵不題却說鐵羅漢三人因破了水寨各自逃回本島聞得革鵬被殺閩白倭兵盡皆凍死鐵羅漢心內躊躇道我欲盟煽亂不料潰敗李俊必興兵要來所有雄兵都殺死了存者不過數百老弱那裡敵得過再要去日午借兵那倭王必不肯發欲要逃去又接不得這好基業又一时無處安身若是投降恐怕被他恥辱左右兩難又想道且把島中百姓強壯的都拿來面上刺字寫「兵」也有一千多只待他來時与他抵敵

也未必便能奈何我一面準備不題

水滸後傳卷九 第三十六回

日本倭王

有背面鋪粉法如丁自變呂世球之貪汙狼籍却寫一清正不准閱文之蘓州太守以陪襯之張邦昌劉豫順金叛宋却寫一使王欽杖刺殺奸臣之開封太守以陪襯之有林靈素郭京薩頭陀之欺誑妖邪却寫一真仙正道之徐神翁以陪襯之有日本倭王之貪悖不仁却寫一忠順善良睦鄰訪道之高

水滸後傳卷首

讀法

飄洋到日本

扈成接口道我前飄洋到日本高麗在城琉球那一國不曾走過只有這暹羅國果然官度風土食物與

中華多異 云 水滸後傳卷八第三十回

日本國薩摩州

舵師定了指南針晝夜兼行五六日光景忽然轉了風黑夜之中日月無光大洋裡下不得碇只好隨風使去到得天明掌針的水手叫道不好了這裡是日方十國薩摩州那岸上的倭丁專要劫掠客商快些收舵為後借真誰知落在套裡一時掉不出那薩摩州倭丁見有大船落套忙放三五百隻小船盡執長刀撓

鉤末劫復物官成叫各船上頭領都拿器械立在船
頭提防廝殺誰知却不那倭丁的小船團裏攏末
東張西望思量上船眾頭領盡把長鎗抵開當不得
小船多七手八脚不顧性命的鑽末近船的雖是砍
翻幾個只是不肯退燕青叫凌振放砲凌振架起
大砲點上藥綿震天的響了一聲那砲藥多力
猛若沿一里半里無不立為燕燕粉只因近了反打不
着都望遠處衝去是大砲寫得好○君子不可小
知而可大受正是一樣道理倭
丁全然不怕眾頭領無可奈何只好敵住相持了半
日燕青道大砲打不着做起噴筒末好轉變
好燕青將竹

筒截斷裝上火藥鐵砂只有三尺多長圓木塞了
筒口不一時造了一二百個叫眾兵一齊點火直噴
過去濺着皮肉皆爛打傷了好些方纔害怕都退到
套口一字兒守住倭丁倒也狡猾將生牛皮蒙在船
頭上噴筒就打不進只是不放出套已打退矣却不
放出頓挫好
李應道陸地可以施展這水面上不可用力這些倭丁
又不顧性命怎麼處喫水手問他可有通事叫一
個末水手叫着倭丁放一個小船攏末那船上二人搖
手道不可放火藥說道小的通事這薩摩州上
都是窮倭不過要討些賞賜李應道我們是征東

大元帥的兵便借名要到金鰲島去的他們要求賞賜

不過一二船到來怎用這許多通事道倭了令其林女

無厭只要東西不要性命人情大抵皆然不怕殺只怕

打若見各商貨物竟搶了去因爺們有準備便只

是討賞硬不來便用軟硬雖則不同而總歸于是要

李應道還是要銀子要布帛共有多少人要多少

賞賜通事道銀子這裡賤此却與中國不同專要細段布

帛倭了約有一千多人隨爺賞些罷了那裡敢計

較多寡李應道你是那裡人與他做通事答道

小的漳州人汎洋到這裡翻了船回去不得沒奈

何混帳此一段問答似可不必所以為李應叫取五百疋

細段五百疋棉布分賞倭了又是四疋細段四疋棉布

賞了通事小船撥過去通事叩謝道此去轉西北兩日

路程便是金鰲島了有了賞賜便叩謝而且指路可嘆通事搬到

細布散與倭了稍有不均便廝殺起來放開套口太

船得出向西北而去公孫勝道世人貪名圖利至死不

休你看那些倭了不過為一疋布帛就把性命相博

所以貧道把世情看得淡了不要說倭了就是眾弟

兄們為爭一口閒氣直走到這等所在未着甚未

由云同上

侵犯浙閩

高宗道心又貢此珍奇之物叨荷多矣卿可即真主
暹羅國事必由聖旨這國王方做得有光朕當命大臣查勅命而未
便宜行事文武諸臣卿可承制封拜還有一事那日
奉國王貪悖之庶時常侵犯浙閩淮揚等界卿
與高麗國王李佖可共加防遏毋使跳梁李佖奏道
三島倡亂革鵬借兵佖王命大將閔白領一萬兵束
圍住暹羅城幸得公孫勝祈雲登風閔白并佖兵
盡皆僵凍而死一個不還佖王畏懼再不敢來了既
承聖諭當遣陪臣到高麗國與李佖會議設法

防衛云 水滸後傳卷十第三十八回

防倭

宿太尉十分歡喜開懷盡醉夜深而散明日太尉要還
朝後命李佖道前日親受外聖偷道日太尉暴不仁
每侵犯海疆令某與高麗王設法防衛請太尉暫
留幾日差官到高麗約定方略就煩太尉復旨便差
戴宗戴宗是行人之職自然該差他但不用着神行法矣安道全受了閔文到
高麗約算防倭之策因安道全前日療治高麗王
有效故遣與戴宗同行這裡擇日登殿受賀一切禮
儀不必細說却說安戴二人往高麗國往反二十餘日

回來說道高麗王奉有金葉表章并朝貢之儀說
防倭之計已謹如約云云水滸後傳卷十第卅九回

倭王自恃其強

高麗王道平始號朝鮮頗以禮義自持為大宋東
藩倭王自恃其強常未侵犯前承使臣頒令約共
隄防亦弟齒衰邁又且善言病已傳位小兒恐他愚弱
不能料理宗兄威行海外文武忠良成救駕之功建不
世之業欲結為兄弟為友齒之邦想蒙宗兄不棄國
主道前日三島倡亂革鵬借兵倭王遣關白將萬人
來攻已見隻輪不返若二國結連如左右手倭國擊

東州弟從西救擊西州兄必從東應自然不敢再
肆荼毒云云水滸後傳卷十第卅四回

日本東

賊得琉球刀

邵長蘅

碧眼幽州客攜來日本東錯金番字譯鏤鐵細花
籠血淬猩啼雨光團雲淚空鷓鴣凝繡此系魑魅泣
燐紅挂壁摩沙手劇防身撒振雄風鹿未一試每夜
氣成虹

唐書日本傳日本古倭奴也去京師萬四千里在
海中隋開皇末始與中國通歐陽修詩寶刀近出

日本國越賈得之滄海東張衡詩美人贈我金錯

刀書史陳煥草書帖六七紙字亦奇說難辨如日

本書王又曾薰風協奏集卷一

海押

徐崧百城煙水太倉州城東為大海俗謂之海押外通

琉球日本等國故太倉南漢謂之六國馬江吳羽立鳳吳梅

村詩集箋注卷八

使雞林

使雞林曹松送胡中丞使日東詩分類字錦卷三十

錦帆乘風

辭天理五簪指日使雞林

錦帆乘風包佶送日本國聘賀使晁巨卿東歸同上

異域朝周

異域朝周劉長卿贈日本聘使詩懷君一同上

法螺

法螺宋史日本國傳日本國僧大尉然遣其弟子去春奉表

杯二口葛籠一同上

紅絲鞞

紅絲鞞宋史日本國傳日本國僧有然遣其弟子去春奉表

髮髮二頭

髮鬢受二頭

宋史日本國傳 瑞拱 元年納

同上

日本國相

君諱仁虎字未應別號習菴云舟車所至乞訪
文者屢滿戶外博極群書精於証據詩宗三唐而
神明變化一洗粗率佻巧之陋格律醇雅醞釀深
厚卓然為一可宗少時與王吳趙諸君唱酬彙刻
其詩流傳海舶日本國相以餅金購之在京華
與館閣諸同好及同年友為詩社率旬日一集或
分題或聯句或分體每一篇出傳誦日下今所傳刻
燭名觀二集是也其事二親孝所得俸錢分寄諸

弟無私錢藏

為所著詩有定安山房春盤瑤華倡和
秦中雜稿轅詔鳴春諸集又有蓉鏡堂文稿二十
四氣七十二候攷轉注古音攷學士在唐宋時預聞
機密今則專以文字為職然亦惟鴻筆聖宸藻深斯與
職稱學優如君其不謂之有大學士也夫
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四十三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學士曹君墓誌銘

君年書治要

尸子利於嘉慶己身其板後歸家郎中馮習其所越
數年莊進士述祖以惠氏棟輯本見貽許民部宗彥
又得魏徵群書治要中於日本市舶因錄勸學等

二十

玉巖堂

十三竹編寄余及余閱書傳而歎有昔曰編遺漏者因
屬洪明經顯煊重編為二卷再刊於濟南仍用前
布附識其畧於卷末丙寅年五月廿九日星衍記
星
衍平津館叢書尸子集

東南倭寇

近日東南倭寇數多中國之人間有詭力膽氣謀略
可用者往往為賊蹤踏踏白設伏張疑陸營水寨據
我險要聲東擊西知我虛實以故數年之內地方被
其殘破至今未得殄滅緣此輩皆虛聲中勇悍之
徒存多致身之階又之資身之策苟無恒心豈甘喙

息欲求快意必至鴟張是以忍棄故鄉幡從異款
倭奴藉華人為耳目華人藉倭奴為爪牙彼此依附
出没海島倏忽千里莫可蹤踪况華夷之貨往來相
易其有無之間貴賤較異行者逾旬而操倍之徒之
贏居者倚門而獲牙儂之利今欲一切斷絕竟致百計
交通利孔既塞亂源遂開驅之尉誘引徒眾日增若不
包荒舍垢早為區處恐數年之後或有如盧循孫
恩黃巢王仙芝者益至落草草遠難撲滅矣漢武
年間倭奴數寇東南傍海州縣其時浙江一省既遣
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練兵又遣都督商高

信國公湯和築
城又遣

楊文劉德出戰又遣都督於顯出海巡倭此皆上公
之疾謀臣宿將尤且遲之數年未得寧息後遣
南雄詹趙庸招撫沿海漁丁島人鹽徒延之藉
為水軍至數萬人又遣萊州府同秩趙秩禮部員外
郎呂淵宣徇倭奴迨至洪武二十五年以後而海上始
得安靖則凡可以解散賊黨者宜亟為殫慮也鄭
今言卷三

御倭

繼先受職中舟師御倭獲其巨艦生擒斬殺無
算夜次挑陷忽能入炬漸逼疑賊至發矢落其一

乃龍目也龍目是起溺焉得年二十二

萬斯大學禮
節集卷二附

萬氏世紀

誘斬汪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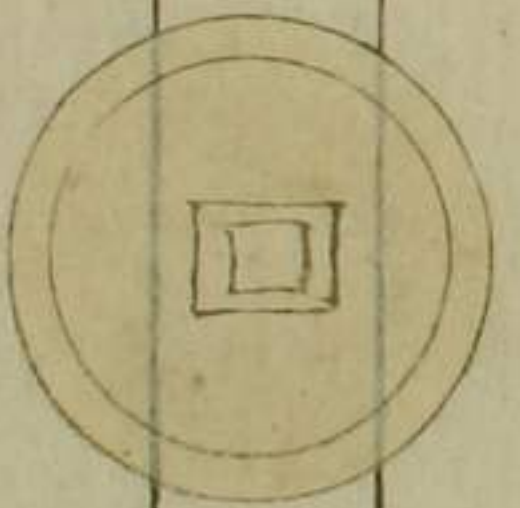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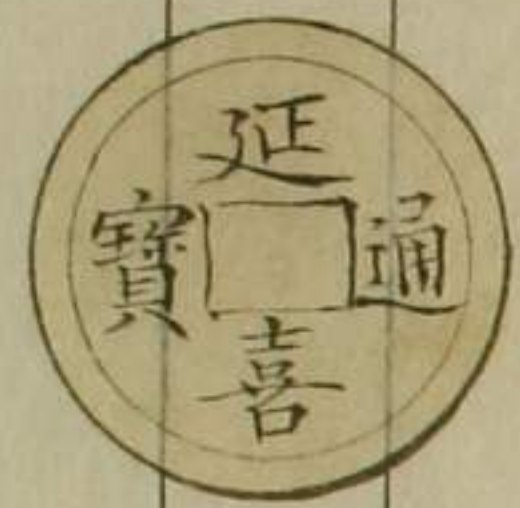
子一即吾高祖鹿園公也諱表字氏望云云其誘任
子汪直勾倭內犯東南駸然公在告直懷激切深究
亂原理必斬直詩直冠可乎乃薦蔣洲于當事不聽
公既沒胡總制卒用洲致直東南以寧任倭逼杭州
逼接臣巡海倉卒多備方伯就問策公亟遣僧兵
數百命塔吳指揮懋宣統以出大破之及會書中
府值獲柁殺急心公散家財募兵以進粹遇賊于安

門身中流矢囊劍大呼督戰賊潰去抵留都下血
斗餘軍終而穆貽書于子曰我當世以戰功死王事
我一牛持文墨不任兵余晚年身上增一箭有瘢不亦
美乎未幾後轉漕運踰年病卒年五十九 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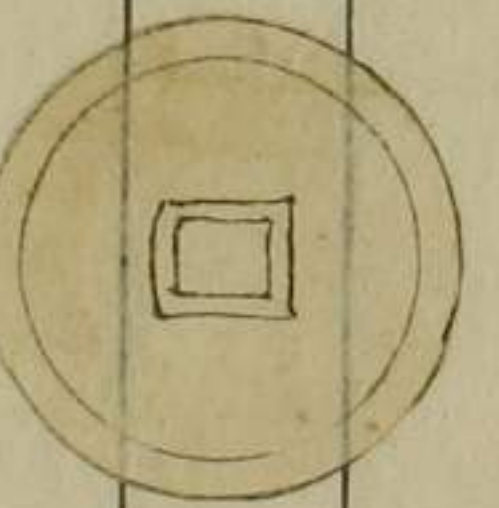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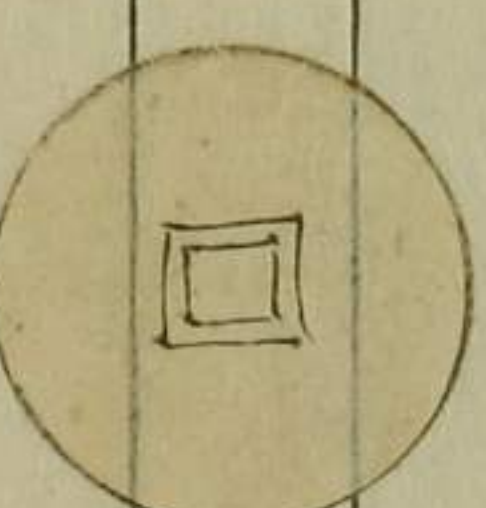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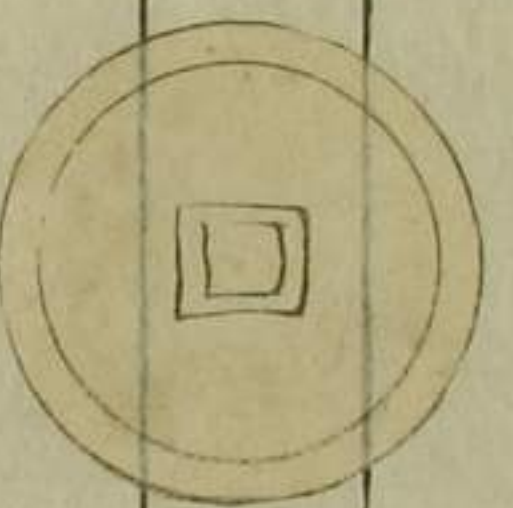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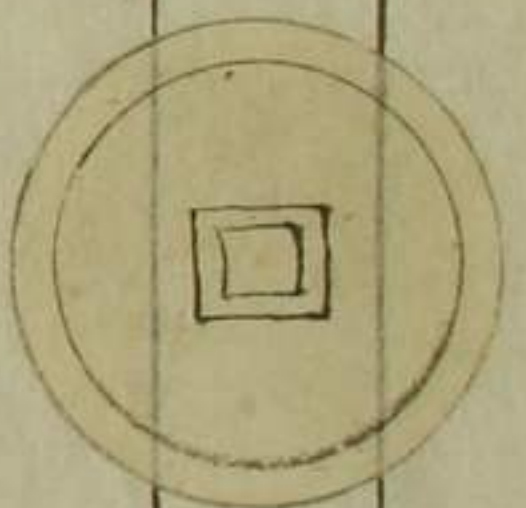
倭薄蓋山

吾祖瑞巖公諱邦字汝永云倭薄蓋山朝
鮮告急廷議遣公南人習舟乃拜游擊將軍帥
南京龍江營水師克日赴援已撤守鴨綠江轉漕
遼陽給食不乏擢溫處參將移狼山副總兵
軍民樂其德政謀為立祠會改通州城葺及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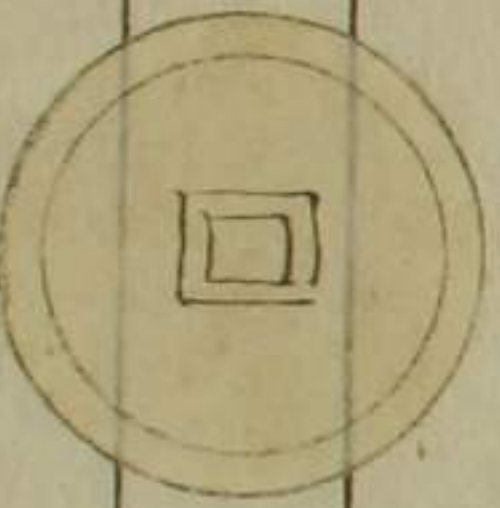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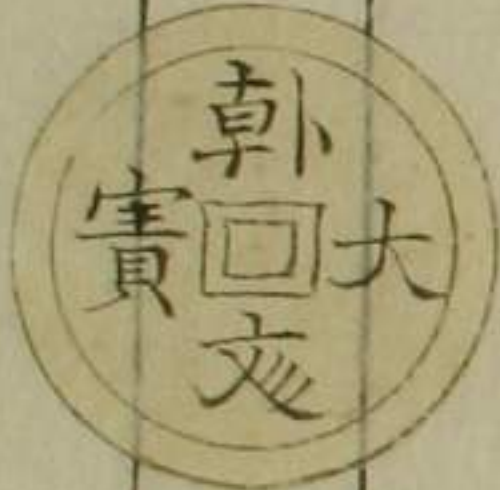
墓暑骨如芥公惻然一語眾捐金置塚佐以祠金眾
感泣從之晉都督袁孝總兵福建福建故嘗為戚
少保所守公一畫其約束而修其廢墜島民去風入
竟按軍欲據以為功公當其北教也遣之 同上



右倭國延喜通寶錢詳見洪志按舊唐書倭國
者古倭奴國去京師萬里千里頗有文字俗尚周制



右日本國錢四種曰和同開珍曰神功開珍曰萬年通寶曰隆平永
 寶皆諸古法志引舊譜言並徑寸重五銖按新唐書言倭惡其名更
 號日本感亨元年遣使來賀自云近日所出以為名或云日本乃小國為倭所并
 冒其號則日本即倭耳故宋祁不別為倭國傳



右日本國乾文錢宋史雍熙元年日本國僧裔然與其徒五六人泛海而至獻銅器十餘件并國圖賦貢今年代紀各一卷裔然善隸書云其國交易用銅錢文曰乾文大寶按今所收錢缺大字如洪氏圖亦隸書与前四種同

欽定錢錄卷十四

萬里秘書歸日本

揚州逢琉球國謝恩使者馬宣哲鄭乘哲留飲

舟中述別話舊恨然有什二首 銘一 王文治

海天誰信此相逢情話却溝半夜王鐘萬里夜治秘書歸

日本經年季子聘周宗月高更酌麻姑酒 麻姑山為琉球

屬島產酒絕佳 潮響響還疑辨岳松 辨岳為中山最高處多松柏 別後相思

何處寄滄瀛波春靜卧魚龍 湖海詩傳卷二十二

賜新羅王 唐 明 皇

東國通鑑新羅紀唐天寶十五年遣使朝帝于蜀帝親製十韻詩手札賜王曰嘉新羅王歲脩朝貢克踐禮樂名義賜詩一首其詩曰

四維分景緯萬象含中樞玉帛遍天下梯航歸上都緬懷阻青陸歲月勒黃圖漫漶窮地際蒼蒼連海隅興言在義國豈謂山河殊使去傳風教人未習典模衣冠知奉禮忠信識尊儒誠矣天其

鑒賢哉德不孤擁旄同作牧厚貺比生芻益重青
志風霜恒不渝

右詩見日本上毛河世寧所輯全唐詩說其書分
上中下三冊近長塘鮑氏廷博為之刊行今更采而此
引東國通鑑中土勘傳故特存之

孫星衍續古文苑卷四

日本國本

卷十一

隋蕭吉五行大義序 日本國本

卷十二

唐魏徵君年書治要序 日本國本

已上三則俱續古文苑目錄

備倭城

備倭城同陳竹香茂才

刀魚形勝首嘗聞玉局當年狀水軍豈謂擁
旄防屬國竟煩開府用元勳三方木落寒聲共
五島潮迴晚香分与汝清時閒策杖壯懷猶欲激

凡雲 李黼平着花庵集卷四

倭夷騷擾

昔在明世宗時倭夷騷擾海疆內寇浙閩屬境
當正癸酉間蘇越入吳直犯蕪松大肆焚掠宇內承平
日久吏將士卒俱不練習兵革一旦甌變猝起率

張皇畏縮莫知誰何當是時朝有元惡巨寇視師
者又屬黷貨已心功之敗類賊害忠良致西北邊虜內
訌維參政公方任海防兵備之職獨慷慨致身屢挫
刃以殺其勢倖不得長驅而薄南都轉戰五年既
於殲滅歸太僕有光詩以頌之曰成山斜轉黑洋通
南北神京一望中天錫任侯為保障長城隱隱接
遼東蓋紀實也昔人以方張睢陽蔽遮江淮沮遏賊
勢唐之不亡伊誰之功然則公之一身為明宗社安危
所依賴不有如山嶽万鈞之重哉

先修錄功祠狀

有竹居集
卷下

夫定國保民官常大節禦菑捍患秩祀攸隆
竊惟八世從祖任公環天賦忠貞起家進士任蘓松
兵備掌握戎政值倭寇內犯率衆蕩平開城而活
赤子保障以衛神京固已娘迹睢陽斬駉武毅矣
嘉靖己未敕建特祀賜額錄功

有竹居集
卷十三

送沈璠自日本還吳門

長崎歸後意無聊更駕元龜鼉海上橋萬里壯心勞
想像五湖生計轉蕭條驚看筆底波瀾集難得
胸中塊壘消風雨仙城快攜手為君堅坐話春朝

杭世駿道古堂
詩集卷十九

招諭日本

元世祖混一天下定官制立紀綱兼能聽劉秉忠姚樞
許衡等之言留意治道固屬開國英主然其嗜利
黷武之心則根於天性終其身未嘗稍變云自高
麗臣服即招諭日本日本不通先平統羅繼而有事
於南宋攻襄樊攻洛渝以至下江淮降宋主追二王於
閩廣先後凡十餘年甫訖事又議征日本命阿塔海
訖文虎忻都洪茶邱等率兵十萬出海颶風破舟
文虎等擇舟之堅好者先歸盡棄其兵於山島日
本兵未凡蒙古高麗人盡殺謂新附軍為唐人

不殺而奴之其得脫歸僅于闐等三人帝大怒欲再
征日本遣王積翁先往招諭為舟人殺於途始終不得
要領乃止廿二史劄記
卷三十元史

日本之東鑑鳥言侏離辭不能達

書海東諸國紀後

屬國惟高麗有史有通鑑有史略其次則安南國
人有志略若日本之東鑑即吾
妻鏡鳥言侏離辭不能達
往時亡友鍾廣漢撰歷代建元考自生民以來迄
明外極重譯凡有僭号靡不書之既獲東鑑喜
劇著之于錄然東鑑止紀其國八十七年事中間闕漏

尚多予晚得朝鮮人申叔舟海國東諸國紀雖非完書
而此邦君長授受改元由周至于明初珠連繩貫
因取以補廣漢遺書至其分壤之廣八道六十六
州若聚米于前山川在目比于張洪薛俊侯繼高李
言恭鄭若曾所述尤瞭如指掌矣叔舟字汎翁仕
朝鮮官至議政封高靈君書成于成化七年十二月朱彝尊
書亭集卷
四十四

跋吾妻鏡

吾妻鏡五十二卷亦名東鑑撰人姓氏未詳前有慶長
十年序後有寬永三年國人林道春後序則鏤版之

歲也編中所載始安德天皇治承四年庚子訖龜山
院天皇文永三年七月凡六十有七年歲月日陰晴必書
餘紀將軍執權次第及會射之節其文義鬱鬱
又點倭訓于旁釋之不易而國之大事反略之所謂
不賢者識其小者而已外藩惟高麗人著述世流
入中土若鄭麟趾高麗史申叔舟海東諸國紀以及
東國通鑑史略諸書多可攷証日本職貢不修故其
君長授受次第自翕然所紀外相傳頗有異同臨
淮侯李言恭撰日本考紀其國書土俗頗詳而國
王傳未明晰合是編以勘海東諸國紀則不若叔

舟之得其要矣康熙甲辰獲觀是書于鄧東高氏之
稽古堂後四十三年乃歸挿架惜第六第七二卷失
去慶長十年者明萬曆三十二年寬永三年者明天啓
四年也 同上

張洪使日奔

王洪字希範錢唐人八歲能文 云張洪字宗海
擅經學洪武中坐事戍雲南以薦為靖江王府教
授永樂初以行人使日奔還奉詔諭緬甸那羅塔
六往始聽命仁宗即位召入為翰林修撰年七十致

仕

曝書亭集卷六十三
王洪傳

殺倭

汪直戮徐海沈罪不容于死殺降則非刑少保功成竟
仰藥不侯豈獨李將軍朝紫芝暮白鹿殺人如草沙
場哭 注胡宗憲以簪珥遺徐海妾翠翹說海降
海感之縛陳君以獻使居東沈庄趙文華潛師襲之
海敗溺水死汪直徽人与胡同鄉以金帛誘之降
許為都督直率其黨詣軍門宗憲待以賓禮具狀
聞請赦之上不許乃密檄按察使收斬之宗憲以平
倭功加少保後為□鳳儀所劾逮至京自殺宗憲嘗
進白鹿使徐渭為表上喜之沈明臣作鏡歌醜酒

高吟至狹巷短兵相接處殺人如草不聞聲胡起將
其鬚曰何物沈郎雄快如是 尤侗擬明史樂府

弔南塘

副將軍在南郡殺倭全用鴛鴦大陣大將軍在薊門
閱兵爭跳龍虎屯結髮從戎無不可籌邊更重北
門鎖萬里長城背朔方伏波祇看飛鳥墮江陵已
沒二華亡倚劍悲歌古戰場白紵角巾歸第日路人誰
識戚南塘惟有白頭舊部曲西風落日歎燒荒 [注]
戚繼光在薊鎮江陵當國譚綸為總督邊防修
舉烽燧石鶴江陵沒後人言波及徙鎮嶺南罷

官停過吳門角巾布袍偕二三文士携手徒步莫知
其為故將軍也部將陳第作塞外燒荒行以弔之二
華編字也 同上

東樓曲

宣和蔡京有蔡攸嘉靖嚴嵩有東樓自古亂臣
生逆子猶如鴛鴦產鴿鸕當聞堂中鎖酒客又見
榻下積淫筭狗犬狂易吠不休更助爪牙羅與牛趙
家鄢家兩義兒智肩搖尾甘為之懋卿方算天下策
文華再視海上師錄輿十二昇豔婦鐵騎三千喪醜
倭羣奸相噉一邱貉可憐忠良日誅削太阿倒持

柄旁落天子游仙坐禱閣

注出高僧宴客朝貴

畢集中席倦起顧曰世蕃陪客蕃怒其呼已名令燭
鎖門諸客一夜匍伏不得出籍沒時見榻下綾帳堆
積人曰此淫等也每御女以此記數羅龍文牛信其家
人也東南倭亂趙文華視師海上騷擾數年鄧懋
卿總理天下鹽政其妻從行裝五綵輿以十二少昇
之同上

春画

春画之起當始於漢廣川王画男女交接狀於屋石諸父
姊妹飲令仰視画及齊後廢帝於潘妃諸閣壁画

男女私聚之状至隋煬帝烏銅屏白畫与宮人戲
影俱入其中唐高宗鏡殿成劉仁軌驚下殿謂一時
乃有数天子至武后時則用以宣淫楊鐵崖詩云鏡殿
青春秘戲多玉肌相照影相磨麻字六郎酣戰明空笑隊
鴛央浴錦波而秘戲之能事畢矣後之画者大抵不出
漢廣川齊東昏之模範惟古基礎石画此等状间有
及男色者差可異耳予見内廷有觀喜佛云自外國進
者又有云故元所遺者兩佛各瓔珞裝粧互相抱持兩
根湊合有機可動凡見数處大瑞云每帝王大婚時必
先導入此殿禮拜畢令撫揣隱處默會交接之法

然後行合卷蓋慮窄票之純樸也今外間市骨董人亦間有之製作精巧非中土所辦價亦不賈但比內廷殊小耳京師勅建諸寺亦有自內賜出此佛者僧多不肯輕示人此外有琢玉者多舊製有織者新舊俱有之聞人以象牙雕成紅潤如生髮遍天下總之如畫之奇淫愛幻也工此技者前有唐伯虎後有仇實甫今偽作紛然雅俗甚易辨倭畫更精又與唐仇不同畫扇尤甚余曾得一策面上寫兩人野合有舊白刃馳往又一挽臂阻之者情狀如生旋失去矣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十六

摺扇

今聚骨扇一名折疊扇一名聚頭扇京師人謂之撒扇聞自永樂間外國入貢始有之今日本國所用烏木柄泥金面者頗饜亦本朝始通中華此其貢物中之一也然東坡又云高麗白松扇展之廣尺餘合之止兩指許即今朝鮮所貢不及日本遠甚且價較倭扇五十之一

野獲編卷二十六

萬曆

術士使鬼

往乙酉丙戌間有方士席小堂者能使鬼客勛貴之門一日徐定公挈之遊郊外車馬仗樂飲食馱載甚繁席曰不須如許勞擾我一人能任之時方新夏皆納之

締袍袖中入即無踪比至別業從懷袖一取出蓋亦
唐胡媚兒之流亞也後以罪謫宣府督軍府張宏軒
國考其禮之終以作奸斃獄鬼不能脫之福堂也頃甲
午乙未間東事終諸以滅漢自自炫者充滿都下
一日有壯士十人投大司馬石東泉麾下云得外國聖
鍊一切刀劍及虜俱不能入石面試之良然因大喜
送東征文帥宋相江應昌宋又用利器刺之果皆
頑缺自謂得天助一日與倭對壘鼓角終鳴九人俱
喪元僅一人得逃詭云戰時聖鍊不效其並皆煉鬼
用鐵布衫術以為戲劇則可鋒旌相對則有太乙

諸神司三軍之命耶鬼安得闖入戰場哉

萬歷野獲編
卷二十九

鄧子龍香木

武弁鄧子龍東南驍將也初以偏裨在粵東勦海寇
忽有一浮木觸舟擄去後未不暫離子龍試鉤取其
氣作沈檀香聞其材可雕刻因令工治作人形而首居
大半置之臥室以為肖已狀貌時時撫弄之後入粵西入
滇南為參戎副將屢躡屢起每以香木自隨至閩自
事興鄧已久廢邢崑田為制府起之錮藉拜大將命
督水師與倭衆戰於對馬島海中初獲全勝深入遇
伏後而沒後求得其屍而失其元即以所刻香木續

脰入斂其至朝鮮時部曲但怪其日夜婆娑枕旁手
摩此木不捨甚怪之已而遇害時鄧年已七十餘距得木
時且四十年矣雖云運數前定何物枯枿能領示妖妄
乃尔乃知桓元之頭著敗籠中房瑄之得梓木為棺
信乎不安 同上

香山嶼

丁未年廣東番禺嶼人盧廷龍請盡逐香山嶼夷仍
歸濠境故地時朝議以事多窒礙復閣不行蓋其時
嶼夷擅立城垣聚集海外雜沓聚居吏其土者皆莫
敢詰甚有利其實貨洋禁而陰許之者時督兩廣者

戴燿也又七年甲寅則督臣為張鳴岡疏言嶼夷近
狀謂嶼中私畜倭奴且私築牆垣抗殺官兵倭已有妻
不慮舍今不亡一矢逐名取船押送出境數十年嶼中
之患一旦祛除惟倭去而夷留議者有謂必盡驅逐須大
兵臨之以弭外憂有謂濠境內地不容艦據令移出糧
白外洋就船貿易以消內患然濠境地在香港官兵環守
彼日夕所需咸仰給於我一懷異志即扼其喉不血刃而
制其死命若移出浪白大海茫無涯蕃船往來何從盤
詰古徒接濟何從堵截勾倭醜譽莫可問矣右以為
非我族類必拔而去之此在廟堂斷而行之耳蓋其說與

盧廷龍疏柵鑿之極或者彼中情形實如此與河
套一議正同當世宗時以為安邊第一要着今日談國事
者以為套不可復亦不宜復其說甚辨蓋疆圍多故時
異勢殊不可執泥隅見今嶼夷安堵亦不聞蠢動也萬
野獲編卷三十

四輔城

今上壬辰寧夏劉哮之亂未寧而倭事又起時張新建
新從田間起拜未相上奏云自大寧撤防東勝失守關隘
彌近拱衛宜嚴今京東距薊鎮不二百里京西去宣鎮
不四百里東南去天津衛海口不二百里而南去紫荆關

不三百甲俱迫近鞏轍倘有凡塵之警即直犯都城可
為寒心今宜於近京周圍十甲內外水土之善利害要處
所特建輔城四座每城置兵萬人內設營房外設教場合
無遵照祖宗五軍舊制以三大營為中軍其四城各撥
兵萬人以五府知兵者統之俱聽我政大臣節制蓋倣
漢南北二軍宋禁廂二軍及我太祖浦口大營之意謹繪
圖進覽上允之下部已議於六甲此八甲此建城矣而兵
科都給事中許宏綱御史樊玉衡等稱尼之上乃命
俟倭事寧息舉行其說遂中寢至戊戌秋張以東事
為給事往觀瀾所劾閑住去遂至今無議及之者

萬曆

山井鼎毛詩考文

養由基射光中石矢乃飲羽誠乎光也。○光乃兕之或體
舊誤作先校者欲改為虎非也日本山井鼎毛詩考文云
兕觥古本作光畢沅校本呂氏春秋卷九
精通篇

贈陳將軍使日本

孤臣迢遞使夷王萬死間闕出大荒地盡樓船渡海水
寒深旌節下天霜身經虎穴風蕭颯手探驪珠夜蒼
蒼頭白子卿猶屬國双懸寶劍自生光屠隆由拳集
卷九

出使錄序

嗟嗟陳將軍何其壯也陳將軍故書生嘗持文墨議論
即持文墨議論顧獨心慷慨喜奇節時時與人談陰符
黃石人竊嘲笑之不信也世宗皇帝時會海上多故日本內
訌尋干戈不已當事者計得深智辨有口如陸西貝者緩頰
折虜而難其人陳將軍與蔣生者遂仗劍赴使日本及說
王直諸酋立奇功海上兩生實同首事而陳將軍功最高
余讀兩君出使錄則霍然心壯將軍夫東方大患不煩操寸
刃咄嗟而解將軍豈非所謂天下奇男子哉五石之瓠非不
桴然大也而或覆落無用則奚取於大矣余觀書生平居
抵掌談天下事則氣蓋一世而往大言無當即一旦出

經營四方有不為五石瓠者乎其老死文墨間者又何可勝
道而邊陲功名大都出材官武夫之手彼且輕書生為徒
空文無益是士之羞也嗟嗟陳將軍顧獨非書生耶抑
余又慨當其時縉紳大夫不少曾無一人慨然赴公家之
急者而陳將軍獨起布衣出任馳驅可不謂難哉嗟嗟
將軍今老矣尚不得綰通侯印而猶然領偏師從大將
軍海上俯仰浮湛尺寸不展將軍何數焉以方漢李將
軍異世同慨矣將軍嘗為余言余自起海上軍戎行
履危涉險矣趨九死賴天子之靈□□首領今余顛毛
種種何能為而猶屈首出入人麾下不亦左乎余且營一室

歸老焉暇則□□方矢射虎南山銷乃公雄心已爾一日出
使歸屬余輯之余既輯之而又以數語道將軍事將軍
得無少怏怏於茲哉願將軍無以怏怏為也

由拳集
卷十二

少司馬屠公傳

少司馬公姓屠氏諱大山字國望其先大梁人云遂以南
京兵部左侍郎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兼巡撫應天等府
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如故是時倭奴大舉入寇樓船
相望自吳淞江直抵姑胥城下焚燹一空七團八團將士
戰死骸骨如山積血流成川總制兵部尚書張公經以北兵
出戰北兵不習水戰大敗張尚書嫁禍於公有詔放歸

田里 云 由券集 卷十九

聽客話熊野山徐市廟 按熊野山在東海中更記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

或云按古紀州者指我紀伊州也乃熊野山在焉註者不知之徒多訶曹可笑之甚

大瀛海岸古紀州山石萬仞插海流徐市求仙乃得死紫芝堯盡令人愁 鹽鐵論所謂中國者天下八十一分之一名曰志縣有八瀛海環其外此所謂八極而天下際焉

稱王自民伍蒼斂凌天化曉雲鐵船赴壑沈秋雨 後漢書東夷傳有夷洲及澶洲傳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仙不得福畏誅不敢還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數萬家人民時至會稽市會秘魯東治縣人有入海行黃風移至澶洲者所在絕遠不可往未春秋繁露露劍之在左蒼龍象也

空日出未出扶桑紅魂漂三神入夢幻沃瀆萬鬼爭英雄 史記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遂上泰山禪梁父南登琅玕作琅玕臺按三神山也 真人獨見阜

鄉白鳥奉使遙傳瀉池壁桃源草樹同一香紵嶼蛟龍散 阜鄉鳥見上注瀉池壁見李白古風注神仙傳言嵩高服雲無迹 母數百歲有童子之色後出入紵嶼山仙去近紵嶼山在東

海 古往今來亦可憐 何處有神仙 文成五利猶騰說 漢書郊祀志齊人少翁以方見上拜為文成將軍又武帝既誅文成後悔其方不盡及見

不惜秦年惜漢年 樂大悅大為人長笑言多方若而最為大言拜為五利將軍 按秦皇無道而武帝雄材大畧故尤惜之 由券 間人侯箋註王士禎選古詩卷十五

倭餅 湘蓮修好了書尤奇用油紙包好又拴了一串倭餅穿着魚

倭餅

湘蓮修好了書尤奇用油紙包好又拴了一串倭餅穿着魚

字者英按此說德字是也宋改得非也若伯篇民無得而稱言無人能得稱之也此齊景公章言無德可稱也故兩章字不同也齊景公章今殿板本作德然日本之作得無而字則齊梁時或有如此亦不能盡作德字也此所以朱子不知有德字者也可知德之改得原有別本但不知為魯齊古今日本國不甚信朱子則其改作得字與宋何涉而妄歸咎于宋儒耶 同上

七經孟子考文補遺

七經孟子考文補遺 日本山井鼎撰物觀補遺

周易十卷

尚書二十卷 附古文考一卷

毛詩二十卷

春秋左傳六十卷

禮記六十三卷

論語十卷

孝經一卷

孟子十四卷

彙刻書目續編

日本國所刊七經孟子考文

問朱氏集注孟子王之臣章引趙氏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仁之勝不仁章引趙氏言為仁

不至而不反諸已也小弁章引趙氏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
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
未足為愆也今皆見於疏而注無之又齊人伐燕章引趙
氏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說則天意得矣今亦見於疏
而無民心說以下八字求則得之章引趙氏言為仁由已
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今亦見於疏而無如不可
求二句此何以故曰孟子疏本南宋人偽作托名於孫宣
公其每章之下有此章言云云皆掇拾趙氏章指而又
多芟削且沒趙氏之名蓋於諸經疏中最为淺妄故朱
氏集注絕不采取隻字朱所引諸條皆出於章指朱猶

及見趙氏全本也今日本國所刊七經孟子攷文補錄趙
氏章指頗為完善可以訂疏文之謬

潛研堂文集
卷五

東援朝鮮

清故特進光祿大夫提督陝西統轄漢兵兼管烏金超
哈昂邦章京世襲一等阿思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
李公墓誌銘

維李氏之光起家於遼其曰寧遠伯成梁者當前明神
宗時治兵北邊嘗拓地數百里有子如松後繼起為大
帥西平倭拜東援朝鮮前後事蹟備載舊史兩人
者既皆名將而諸子弟往來行間亦各以武勇自奮故

近代推世將家必曰遼東李氏公即寧遠伯之四孫也

云 鈍翁類藁 卷四十三

日本國

日本國即倭國在新羅國東南大海中依山島居九百餘里專一沿海寇盜為生中國呼為倭寇

王圻三才圖會 人物十三卷

東洋黃菊五月放花次韻愷似

先秋的、認殊方開值江邨罷采桑孤賞不應招熱客背時無意領嚴霜桃筵五月空高夢海舶東風去國香誰道北牕陶令穩繞籬添得一分忙何假仙人頃刻方黃花新種出扶桑移盆便覺林無

暑插帽翻驚髮有霜未許茱萸輕作伴豈未葭

草欲分卷塵喧不到餐英處此日公家正放忙

柴局託跡定何方曾向蓬萊閱種桑画手譜添綵

數本賈胡裝到已三霜檀欒顧影如懷土冷淡誰群

獨抱香銷夏不須傳好事惹他蜂蝶綠陰忙

李良年 秋錦山房集卷十

日本國王并妻還番

舊唐書順宗紀日本國王并妻還番可見海外番王入朝与妻偕行是其故俗

廿二史劄記卷三十三

東洋烟

東洋烟產長崎島中其味柔性燥色黃無油久啜且可
治肝胃氣其管約尺許實烟處狀如銅鈕之半烟具
如湯醫醫藥箱下兩層貯烟上置炭爐左設灰缺缸器
至精也間有以綠皮為之每值金壹觔

褚逢椿烟草錄

日本國物氏觀

候雁北 鄭氏康成禮記月令注今月令鴻皆為候

○日本國物氏觀禮記攷文補遺併足利本注皆作或
蔡氏月令卷上

日本國山井氏鼎

反乃執爵 劉氏達左太冲蜀都賦注引月令○日

本國山井氏鼎禮記攷文併古文足利本 同上

日本本私增

上丁命樂正習舞釋采 鄭氏周禮大胥注引鄭司農月令

三老國老也五夏庶老也 續志注四○通典六十七 三老三人五夏

五人 禮記文王世子正義 夏應作交交長年之併其字與夏相

似書者遂誤以為夏夏字女旁交今亦以為夏矣以

此驗知應為交也 裴氏松之魏志注四 案日本本私增入學於

樂正下不足信前習舞後習樂兩著之矣此宜從省

采記作菜呂紀作舍采與周禮小正傳同仲師所引

本又如此其義則先後鄭高凡五說不知章句作何解

也陸氏文王世子音義云夏祭作變必祭采是篇文
為章句而并釋及老夏如明堂論所引今佚其所引存
其所釋耳然則問答諫非理約而達其徵引實博
訓釋實詳云士期注傳月令論文實類門答而定為
章句者以問答直云字誤必不贅言夏應作突矣獨
斷依漢制說五夏以更改改為義而未附更或為
突之云則其正經為字自有所本 同上

日本國本魏氏徵君年書治要

以妨神農之事

日本國本魏氏徵君年書治要月令 蔡

羗胡倭越

明德馬后者漢明帝之后伏波將軍新息忠成侯馬援
之女也少有岐嶷之性云遂登后位身衣大練御者禿
裾不緣率皆羗胡倭越未嘗請舊人僮使 重黎宋本
顧虎頭畫

列女傳卷八

大連苗裔

少連大連善居喪孔子稱之其行事無所表見惟少
連一見於論語嚴九能云嘗購得日本人物觀所著七
經孟子攷文補遺一書前有物茂卿序其圖記有大
連苗裔四字足以見君子之澤數千年而不斬也 玉梁
繩清白士集卷十八督記

英宗清白士集卷三人表攷云大連惟見禮雜

記下大連少連東夷之子也亦稱二連文選齊王

碑文

烟始于日本

烟之名不知起於何時翟晴江無不宜齋集有咏烟草排
律三十六韻引景岳全書謂明万曆時始出於閩廣間
長汀黎媿曾名士弘康歷中仁恕堂筆記云烟始于日本
傳于漳州之石馬明天宗間禁之甚嚴有犯者殺無赦
今則無地不種無人不食朝夕日用之計侷于菽粟酒
漿矣余按三藏法師譯毗奈耶雜事律第十卷緣在

王城時常嬰之疾病曾吸藥烟得蒙瘳損諸必勿
以緣白佛之言有病者聽吸烟治病必勿不解安粟
吸烟佛言可以兩梳相合底上穿牙孔於中著火置藥吸
之不應用竹可將鐵作長十二指勿令尖利亦勿磨顯惡心
置梳孔吸烟用了不應輒棄可作小袋盛舉掛象
牙杖上或管竿上後於用時不應水洗應置火中燒以
取淨所說穿梳之法雖異而制造器具頗與今其
殆昉于西方乎清白士集卷二
十四醫記

日下即今日本

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鄭樵曰疑日下即今日

木

張照爾雅注疏考證卷六

阿波

阿波 日本圖纂阿波日本南海道

佩文韻府卷二十上五歌波字注

古梅園

用日本古梅園家製油烟煤

大清 徽州程丹木監造

船載新墨

手談池

杜陽編唐大中間日本國貢玉碁子云本國南有集真島之上有手談池碁子出池中

正字通池字注

倭螺

倭螺 蘇軾鮫魚行東隨海舶號倭螺異方珍寶

未更多

佩文韻府卷二十下五歌螺字注

倭變

古握機經蓋黃帝風后之書世之人莫之講也久矣然自晉馬陸唐獨孤及而下皆有因說其炳炳可稽者則有九峰蔡氏父子慈湖王氏之言在邇崑山明齋王氏復與念菴羅公荆川羅公因倭變力研窮之而以其說盡授之予同里魯川曹君曹君素雄健喜韜鈴語驕射蓋遊心周孔兼綜孫吳俾予有四方之畧惜乎其未之試也隆慶癸辛

未至申間曹君銓次馬隆獨孤與明齋王氏王蔡諸家之
言又兼以所獨得發之著為握機經傳圖說考略此其
為書視昔益數而握機之奧遂皎若日星夫夙后呂望
之為戰法也期在萬全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而已曹
君向與戚大將軍商之戚深以為然數數向予稱道之戚素
號知兵而重詡曹君則是書也固用兵料敵制勝者所宜資焉者
曹君身方壯氣方銳昔方山薛公二華譚公楚侗耿公皆深器曹君
謂必當大用於天下君其勉之禁庭頗牧豈謂今無其人而武侯藥
師是得專美於前哉云

王世貞握
機經序

終

